

自從擔任校長一職，我不再手執玉尺，評卷品作似乎已漸漸離我遠去。近日，適逢公開考試，我偶得華洋兩文考卷(HKDSE 中英文考卷)，自當咀嚼玩味一番。

華文選取李娟作品，題為《繁盛》，卻通篇帶有濃濃的哀思、辛勞歲月的感受，走過百年，體會千回，讀後總感覺很不是味兒。李氏的筆觸，刻畫了邊地人民生活的苦況和堅韌的現實。金色的向日葵，紅色的種子，象徵地繪畫出對環境的擔憂和生存不易的強烈感受。我很喜歡這樣的散文，尤其喜歡細膩的筆觸作品。我會留意李娟的作品。

文言一如以往容易，有基本功力已能破卷。但具備基本功的，並不算多。功力需要「觀劍識器」的磨練，提升出來。倒是白話美文，反復細味，像酒醇，越品越是滋味，不覺入神，饒有趣味兒。這大概是我閱讀的感受。

再看看洋文卷，談起昔日西營盤的六大老樹。樹不簡單，人對自然有情，卻不堪人類之憂，被無情砍去。這讓我想起我校門前的兩顆大樹。去年，為了三支旗桿而沒了老命。樹，本不擾人，人卻因樹佔了旗地，而不得不了結生命。砍樹那時，我在自己的日誌（校長自高中起，每天都會用書面語寫日記）記下了：

「校門外，兩株大樹正式要換成三幅旗幟。樹在蘇拉前率先拉倒，保育下我救回了些小植物。風雨過後，地面溼滑。校園內，水滴從不能足踏之處流下來，待乾？開學禮，舉步不易，不是新的開始，繼往，相信可以做得更好。」

我記得溫家寶爺爺四川地震時曾說「多難興邦」。如今樹走，也望能放彩。我想人總是要樂觀地想，生命才有光，有光才能繼續走下去 ----- 儘管那只是一道小小縫隙的手電筒光。

如今每每升旗，仰首望空，我還依稀看到當日的樹影婆娑。世事無情，記得去年這頭砍樹，那頭卻出現蘇拉海葵水患。我，人一位，心特別小，總揪心校園幾許，那是我們每位孩子的共同家園。心想豈容崩潰！那天過後，放假，我來了學校，親睹水如柱下，校園牆肌延綿又泛起淺淺的晶瑩。我想起子美「潤物無聲」，於是記下「蘇拉海葵潤溼了高老校」：



工程進行中

「蘇拉過後，海葵餘波造成世紀大黑雨。老校再次受不住，兩個課室滿地是水，個別課室及禮堂電掣失靈。樓梯繼續滴水。職生出入萬分小心。對於我們的學子，步行本已不易，還要滿地濕滑。辛苦服務員忙於清理打掃。」



世事難料，近年不少學屆前輩曾寄語我輩「變幻才是永恆」。是年我校未有應屆考生，但看他們天真的稚臉，爛漫的童面，誰能體味疆地人民生活，又能悟味人性樹命的現實？而能理解曾經黑雨潤校或再來的感受，又有多少人呢？

校長
甲辰年陰曆三月十一日誌

旗桿落成，普天同慶，有利推動國教。